

留坝栈道博物馆

张永涛:对话冯岁平

5月11日,笔者到留坝栈道博物馆参观,随后联系到博物馆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冯岁平先生,并进行了专题采访,讲述留坝栈道博物馆背后的故事。冯岁平,曾任汉中市博物馆馆长,现为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。

笔者: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古栈道文化?

冯岁平:1993年,我在汉中市博物馆工作,我自己定位,当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蜀道方面。2006年当了副馆长,后来出版了《石门十三品》《蜀道宝藏——中国石门摩崖石刻》等几本书,也曾策划一些对外交流活动,先后到日本、比利时等国家进行蜀道文化交流。

史书记载的古道,涉及汉中留坝地区的比较多,尤其是石门十三品,里面文字记载就比较全面。这个很具有地域特点。这些栈道的修建,都是国家行为,无论从投入资金还是人力方面,它的工程量都比较大,说明在国家战略中占重要地位。

古栈道时间跨度长、涉及区域广、线路复杂,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是不行的。于是,到2015年,我就开始投入精力去做这方面的研究。

笔者:在留坝栈道博物馆的建设

中,您利用自己的研究方向,发挥了哪些作用?

冯岁平:2016年,我参与留坝县的第三次文物普查。从2016年到2023年,用了八年的时间,基本上是每周抽出来2到3天的时间,去实际走访和调查,我收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,2016年完成了《中国蜀道·文艺精英》(上)。2021年与人合著完成《汉魏时期汉中石刻研究》。后来,还与朋友合作完成了《留坝文史丛书》,包括《留坝栈道》(上、下)《张良庙志》《留坝碑石》《留坝文汇》《留坝人物》《留坝风物》等八种。这些书籍在博物馆都有陈列。

2024年5月份,留坝县政府提出要给栈道建博物馆,他们找到我,7月份开建,到国庆前开馆,三个月的时间完成,当时我与陕西正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冯长哲老师合作,因为基础资料都有,有了前期大量的实地考察和研究,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,只需要归类整理。由他们来策划,设计展厅,短期内就完成了任务。

我想建栈道博物馆也是个超前的意识。我们说古代交通,就要研究古代交通对当时国家或者地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起的作用是什么?古栈道是蜀道文化的一部分,有必要把这个搞清楚。我们做博物馆,就是把古代栈道文化给大家呈现出来。

笔者:您提出“天下栈道、惟留坝为要”的观点,为什么?

冯岁平:首先,留坝境内的古栈道,从汉代起一直没有中断,这与历朝历代统治西南、发展西南经济、文化离不开。从地理位置看,成都、汉中、宝鸡等地区都有栈道,但它不像留坝这个地理位置这么重要。其次,留坝的每一条道路上,在旁边几乎都有古道的遗址,可以找到栈道壁孔。文物部门也正在做这方面的保护工作,有些地方已经可以供游人近距离参观。第三点,从文献资料的记载看,尤其是石门十三品,记载的都是修建栈道的事情,比较全面。因此上,我提出来“天下栈道,惟留坝为要”的观点。

笔者:关于古栈道文献资料的收集、整理以及还原,你做了哪些工作?

冯岁平:留坝有许多石碑记载都与修路有关,我们把一些集中到博物馆里呈现出来,有些是不能动的文物,我们就用拓片的形式给大家展示。还有一些比如栈道壁孔,我们把它复制出来。我们在民间收集了一些与路有关的劳动工具,把它也给大家呈现出来。另外就是历代文人墨客、社会名流路过这里写了一些诗词。文字是最有温度的,每个人的感官不一样,比如陆游写铁马秋风大散关,把大散关的感受表述出来了,与修路者、筑路者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我们在收集整理过程中,也通过一些老照片或古代书画作品来表现出来,比如说宝鸡党崇雅的孙子,当时画过一幅栈道图,非常珍贵,我们把它呈现出来。还有一件关于栈道的绘画作品原件在日本,我们后来把它复制出来,这次也做了展示。

笔者:做栈道博物馆的意义是什么?

冯岁平:挖掘古代交通历史和文化的,也是对我们过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一个综合研究。正因为留坝县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,它作为蜀道文化重要的一部分,有必要把它搞清楚。另外,从文旅融合的角度,从发展旅游的角度,栈道就是我们留坝的文化品牌。

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,反映了交通人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拼搏精神。我们乘车在高速路上行走,体验到的是速度的快捷、身心的舒适。在古代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?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,让大家了解古人的智慧,不忘初心,不忘来路。

(作者供职于陈仓公路段)

高沛:栈道上的魂灵

留坝的栈道博物馆建在悬崖边上,远望去,灰白色的建筑像是从山体里长出来的一截骨头。我沿着盘山公路走了二十分钟,才抵达那扇嵌在石壁中的玻璃门。门里门外,恍若两个世界。

馆内阴凉,空气里飘着淡淡的松木香。迎面便是一段复原的古栈道,悬在离地两米处,底下支着新伐的松木。我踏上那木板,吱呀声便从脚底钻上来,仿佛踩着了什么活物的骨头。木板间的缝隙透下丝丝光亮,照见底下仿真的深渊。

左侧展柜里陈列着各式铁器,锈迹斑斑的钉、锅、铤,都是当年修栈道用的家什。有个铁钩特别引人注目,它的弯钩处磨得发亮,其余部分则覆满红锈。标签上说这是明代遗物,想来不知被多少代工匠的手掌摩挲过。我凑近看时,竟在那锈色中辨出几道暗褐,不知是血是泥。

二楼展厅正中悬着幅《栈道修筑图》,绢本设色,已有些褪色。画中工匠们蚁附于绝壁,有的打孔,有的架木,还有的人正在用绳索吊运材料。角落里有个人影坠在半空,绳索将断未断,画师却在此处着了重墨。细看那些坠落者的表情,竟无惊恐,反显出几分释然。玻璃展柜的反光遮住了画的下半部分,使那些坠者永远悬在了生死之间。

最令人心惊的是“生死簿”展区——泛黄的账册摊开在恒温箱里,记录着某年修筑栈道时伤亡的工匠名单。“张狗儿,坠崖,恤钱三贯;李四,落石击中,恤钱两贯半……”墨迹淡得几乎化开,却比任何鲜血的血都更刺目。有个名字被反复涂抹过,隐约可见“王”字,后面就只剩一团污迹。不知是家属领恤时按的手印,还是同乡工友的眼泪痕。

有张照片拍的是暴雨后的栈道遗址,残木横斜如巨兽的肋骨,岩缝里生出几株野杜鹃,花开得正艳。照片说明写着拍摄于2016年5月,而就在同年7月,这段遗址被山洪彻底冲毁。如今这照片竟成了双重遗迹——拍的是已逝的栈道,拍照时的相机型号早已停产。

走出博物馆时,山风突然大作。远处真实的古栈道遗址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像一道愈合又裂开的伤疤。我想起展厅里那个坠崖的画中人——或许他早就知道,栈道终将朽烂,而人们会为了征服或纪念,继续在悬崖上钉入新的木头。

博物馆里的栈道不会坍塌,但永远没有赶路的人走过了。

(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)



文 / 图 韩 啸

博物馆是起源之根,是文化之脉。

我喜欢每到一座城市,心向往之:参观博物馆,感受中华历史的博大精深;喜欢掀开历史轻纱,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、跨越千年与前辈交融;喜欢寻迹公路历史,探索传承,沐浴那份独属的公路荣光。

问路,留坝栈道博物馆

千年秦蜀道,半部华夏史。褒斜古道是远古的一场梦、一个谜,梦幻的仿佛很遥远,迷踪的仿佛又很近。古人拥有怎样的智慧?为何会选择这条线路?栈道的形制从何而来?岁月烽火在这条古道上怎样流淌?岁月将历史剥落,后人将历史重拾。

走进留坝栈道博物馆,收集起古老而斑驳的记忆,历史的韵味扑面而来。馆内重构陈仓道、褒斜道、文川道、连云栈道、支线道路等特点,复原栈道七种规制模型,并辅以说明,仿佛我就是那位行走在栈道上的士人、军人、旅人、商人或僧人。

《玉皇庙喇嘛皮包告示碑》、清代《丁亥入都记程》《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》,配合美轮美奂的声光呈现,绵延百里的古栈道,融入一馆,经典文章典故不绝于耳,演绎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。褒斜道的面纱正在缓缓揭开,那些久远的文明,正在一点点重现……

寻路,宁强公路段博物馆

每一座博物馆,无论大小,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内容和魅力,令人平添一份了解,更多了一份喜爱……

宁强,一座羌族文化浓郁的秦岭南城。沿国道108行驶,当年驶入汉中公路局宁强公路段院子里,一座浓缩了百年陕西公路历史的精致博物馆映入眼帘……

博物馆陈列着早期公路建设中使

在汉中寻迹 三千年的路

用过的劳动工具、生活用品、服装服饰、公文信笺,一件件实物、一幅幅图片和“西秦第一关”匾额,诉说着先辈为公路建设付出的艰辛和努力,见证了川陕公路通衢的现代化发展进程。

“这不正是在荒草中找了三天都没找到,清朝道光年间的指路碑吗?”一块一尺见方的圆顶石碑,令我欣喜若狂、喜出望外。“左手顺河下是大沟口,过河上坡是宽川,顺河上走是白岩河……”讲解员张娟指着已经风化的石碑,认真地介绍道。

这座外观不太起眼的小小博物馆,承载了几代宁强公路人的心血。它没有气势恢宏的外型,没有奢华高端的设计,没有红砖绿瓦的衬托,它默默地保留了山城公路人那份质朴和对公路交通事业的无限热爱,通过它,我读懂了公路人的坚守和传承。

阅路,国道上的博物馆

向后看,交通的舟楫已从远方驶来;向前走,天汉的晨光正朝历史迈进……

博物馆是浓缩的系统性精华,我坚信,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,可以为了最初的信念,不远万里,跋涉千里。

汉中整体道路基础条件独特,拥有山地、森林、平川、河谷等多种地形,秦巴横亘、汉水嘉陵江的自然地理,塑造了渴望走出去的信念。

沿汉中五条国道行驶,从西乡唐兴寺到石泉县城,从勉县马超墓、武侯祠、古阳平关、青桥铺、铁锁关、五丁关、黄坝驿到广元朝天驿,从陈仓五丈原、留坝县、褒城镇到南郑青树、四川南江……

国道上的每一处古迹,就是一座博物馆。每一个文物和典故,都在诉说古老的历史,启迪我们前进的希望,赋予我们传承的力量。

(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)

咸阳公路,镌刻岁月荣光

这里,是一部用汗水与信念浇筑的公路史诗;这里,是一曲以奉献与创新谱写的时代长歌。咸阳市公路局发展史展厅以历史为经,以足迹为纬,以精神为魂,将七十余载风雨征程熔铸成永恒的丰碑。它不仅是咸阳公路发展的时空缩影,更是几代公路人精神图腾的绽放。

岁月·足迹——铭刻来路的时光卷轴

穿越时光的隧道,沿着历史的轨迹,追寻咸阳公路的发展历程。七十余载的漫漫征途,是一幅幅风雨兼程、奋斗不息的画卷。1949年9月1日,陕西公路局咸阳工务段正式成立,咸阳公路事业就此启航。展柜中斑驳的工装与泛黄的施工日志,无声地诉说着筚路蓝缕的往昔岁月。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土路拓荒,到改革开放后沥青路面的延伸铺设,再到新世纪“智慧公路”的迭代升级,咸阳市公路局与时代同频共振,每段征程都深深烙印着国家意志与民生期盼。驻足其间,仿佛触摸到老一辈公路人肩挑背扛的坚韧掌纹,感受到新时代建设者锐意创新的澎湃激情。

丰碑·蓝图——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

路,承载着文明,连起了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从人类始祖践草为径、履穿为宽,到筑起秦直道这一古代交通的丰碑;从

丝绸之路驼铃阵阵,到西兰公路汽笛声声,展厅串联起千年通衢的浩荡长卷。1935年建成的西兰公路,历经抗战烽火淬炼、经济建设的洗礼,如今已被列为312国道重要路段,继续发挥着连通东西的枢纽作用。

如今的咸阳公路四通八达,朝发夕至,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、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。当实景沙盘被点亮,绵延交织的现代路网宛若银色动脉,在咸阳大地奔涌延伸,输送着现代化建设的澎湃动能。

奉献·风采——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

养管“人民满意公路”,咸阳公路人用双脚丈量大地、用双手托起通途。条条通衢,见证着公路人的晨昏守望。无论烈日炙烤的盛夏,抑或寒风凛冽的严冬,橘红色身影始终如移动的界碑,守护着道路的平安畅通。

块块奖牌,凝结着公路人的汗水和辛劳。全国先进单位、全省示范单位等荣誉背后,是无数个图钉堆砌的深夜与沥青蒸腾的黎明。

帧帧影像定格着公路人的英姿风采。暴雨中的逆行身影、冰雪中的除障英姿,是“铺路石”朴素的精神。这间展厅是历史的档案馆,更是精神的烽火台。在这里,每代公路人都能找到出发的勇气,因为路的故事,永远在脚下延续。

(作者供职于咸阳市公路局)

咸阳古渡博物馆

彭睿昕:渭水第一渡

“长天一色渡中流,如雪芦花载满舟。江上丈人何处去,烟波依旧汉时秋。”

走进咸阳古渡博物馆,凝视仁立的古桥木桩和出土文物,耳边随风隐隐传来渭河浩荡的水声。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这水声自千年奔腾而至,带着历史的沧桑,瞬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夫子临川喟叹“逝者如斯”的心境。

“大邦有子,侃天之妹,文定厥祥,亲迎于渭,造舟为梁,不显其光”。公元前1100多年前,周文王于咸阳古渡搭设浮桥南渡以迎娶殷王帝乙的女儿,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记载了这一渭河浮桥之上的盛大仪式。事以文传,王朝正声在渭水的波光激滟里被赋予了浪漫的色泽,为商周兴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注脚。那座浮桥也青史留名,成了咸阳古渡舟桥史上最早的记录。

秦王扫六合,咸阳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最初的咸阳城在九峻山以南,渭河以北。山南水北皆为阳,咸阳之名便得于此。随着秦帝国的崛起和强盛,原有的都城规模已不适应发展需要,秦都咸阳不断向南越过渭河急速扩张。为了联通新、老城区,秦王朝便在咸阳古渡上跨河建成横桥,即我们所说的中渭桥,自此,渭河舟渡、桥渡共存,船桥并用。建筑煌煌,桥渡横跨!两者共同构成了秦都咸阳“渭水贯都,以象天汉;横桥南渡,以法牵牛”的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布局,其“法天象地”的精神内核见证了我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恢弘阔大的时代风采。

到了汉、唐时期,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咸阳转而长安,加之渭河河道不断向北侵蚀,咸阳城建逐渐西渐、南移。然而,咸阳古渡却未曾因此而落寞。随着西汉张骞“凿空”西域,由长安始,达于中亚、西亚的丝绸之路不断发展。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大渡,自此,渡口附近“西市”繁荣,这一渭水之上沉寂了几百年的古渡成为中、西交流交融的桥头堡,日益成为交通咽喉之地。使者络绎,商旅不绝。咸阳古渡博物馆里陈列着不少出土的突厥萨希、波斯萨珊、罗马帝国等时期的西方货币,反映出这一时期咸阳古渡商业的繁荣,以及咸阳古渡之于长安、之于汉唐王朝的重要性。

宋元以来,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长安,渭河上的桥梁因战事、天灾和建设水平等因素多有毁损修葺。然而,咸阳古渡却一如既往的热闹,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水陆枢纽,咸阳古渡承继了船桥并用的一贯作风,往来过渡形式更为方便灵活,其活跃程度不减隋唐。到了明嘉靖年间,官府新修河堤、加强水运;勾填石缝、浇灌铁水,使得咸阳古渡“冬春有桥,夏春仍以舟渡”,“岁可通常”。正因如此,咸阳古渡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,“通陇通蜀,过客众多”,其“欸乃之声,彻夜不息”。渡口的发展带动了沿岸经济。沿渭河西

起张风庙,东至清渭楼两旁货栈店铺鳞次栉比,来往商旅摩肩接踵,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清代至民国时期,咸阳作为西北重镇与其他各大城市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,逐渐形成了咸阳独特的渡口经济。加之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,形成了以咸阳古渡为原点,逐渐辐射周围地区多元的文化与生活风貌。经济的发展与渡口的繁荣互相促进,咸阳古渡仍是“临流不见裘豪客,冬自桥梁夏自舟”,几千年的古老渡口在历史的尘埃里自焕新生,始终发挥着不小的作用。

如今,咸阳古渡昔日繁华不复存在。公路、铁路代替了舟渡,陆上交通通达提速;空中航线加密成网,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日渐完善。行走在渭水边上,古渡遗址东边的渭城桥上车水马龙,西边的风雨廊桥以文化浸润心灵。咸阳古渡早已成为历史文化的符号,其文物被陈列于遗址博物馆,成为现代人抵近历史,探查时光的途径。

(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)

景国强:繁忙的古渡码头

一座桥,一个渡口,一座城,一个博物馆。品鉴一座博物馆,如同完成一次历史的穿越。咸阳历史悠久,文化深厚,自古为京畿重地,人口密集,渭水丰盈,舟船摆渡成为两岸来往的交通方式,咸阳古渡便应运而生。千百年来,渭河上星罗棋布的渡口,遍阅人间沧桑,见证繁华的浮沉消长,吸引着众多探寻历史的人们纷至沓来。

乘坐地铁1号线从白马河出站向北步行十分钟,穿过古渡廊桥到北岸,即达古渡博物馆。博物馆内设有“古渡千秋展”,以古渡追忆、古渡遗址、古渡印象三大板块,全面介绍咸阳古渡几千年历史沿革、商贸活动、民俗风情。

当你踏入博物馆大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古渡模型。模型精细地还原了古渡当年的繁忙景象:渡船往来穿梭,商旅熙熙攘攘,车马川流不息。站在模型前,仿佛能听到那船桨拍打水面的“哗哗”声,古老的渡船木桨,经过岁月的洗礼,已变得黝黑斑驳,但上面仍能清晰地看到当年工匠精巧的手工艺;古渡口石碑上的文字因风雨侵蚀而模糊不清,却依旧散发着一股沧桑的韵味。

在众多展品中,一组描绘古渡生活的壁画格外引人注目。画中细腻地展现了咸阳古渡周边人们的生活场景:有清晨在河边洗衣裳的女子,她们身姿轻盈,笑容满面,手中的棒槌敲打在水面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;有在渡口等待摆渡的孩童,或追逐嬉戏,或依偎在



图 / 艾锐

长辈身旁,眼神中满是对未知旅程的好奇;还有那些在渡口做生意的小商贩,他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,吆喝叫卖。这些生动的画面仿佛是一扇扇通往过去的窗户,让人窥探到古渡曾经的烟火气与人间情。

从秦汉、唐宋到明清,文人墨客往来不绝,赞美古渡的壮美景色与独特魅力。这些诗词如同璀璨的星辰,镶嵌在古渡博物馆的文化长河中。唐朝诗人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古诗将渭城驿馆的风景,送别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友人间的情别之情写得情真意切、依依不舍、质朴无华,常被人披以管弦,朋友惜别殷勤传唱,成为经典永流传的名曲。

有水必有船,有船必有声,“渡头欸乃”就是最好的例证。“咸阳号子,官上的篙,潼关没篙拿锚呵。”这是咸阳古渡码头流传的老话。古往今来,河面上桨起桨落明快的节奏,此起彼伏的船公号子代代传承。极具地方特色的赶船号音将渡口周边的人们送入梦乡,又在晨曦中将他们唤醒,成为渭河两岸的人们歌唱劳动、歌唱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

近代关中与邻省地区贸易往来频繁,咸阳古渡成为关中最重要的物资交通运输枢纽。无论是每年由此发往山西南部的清油,还是从甘肃青海一带运来的粮食、食盐,以及由西安运来的京货布匹等货物,都得通过咸阳古渡码头,实现货物在关中地区的流通转运。真实存在的咸阳古渡,曾伴随着城市的变迁,记录往来的商贸沟通,见证古渡口在水路交通史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。随着现代化大桥的建成,摆渡过河的古老渡渭方式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;于20世纪90年代最后绝迹。2002年,修建咸阳湖时,意外发现了一段旧河堤遗址,经考古发掘,在河床发现大量的柏木桩和镶嵌在台阶上的铁环、铁柱、铁锚等历史遗物,还发现一块石碑。通过考证,此处遗址为明清咸阳古渡遗址,也称“渭阳渡”。

如今,咸阳古渡博物馆已成为咸阳市的一张文化名片,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。人们在这里驻足、观赏、思考,沉浸在河边的历史氛围之中,感受着岁月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。

(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)



文 / 秦佳雯 图 / 门鼎